

· 老龄社会 ·

生命政治视角下我国社区型养老模式再思考

陆杰华, 缪巧霞, 卢镜逢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从生命政治的视角对我国社区型养老模式作了研究。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少子化”时代的到来, 单纯的家庭养老模式已不能承受日益沉重的养老负担, 而社会养老模式往往存在着盲目发展、形式单一、忽视老年人精神需求等问题。生命政治的运用为不同养老模式的双向调和提供了新思路。强调在尊重老年人主体自由和创造性的基础上, 构建社区型养老模式, 模式运作的关键是将家庭、社区医院和护理机构有机地加以联系和配合, 并在三者间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社区型养老模式利于降低社会成本, 利于使不同养老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使用, 利于为老年人提供科学、贴心、周到的养老服务。

关键词: 生命政治; 社区型养老模式; 健康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 C913.6; R47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898 (2014) 10 - 0029 - 07

Rethink of the Community-based Pension Mode in China from the Bio-politics Perspective

LU Jie-hua, MIAO Qiao-xia, LU Yi-fe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researches on the community-based pension mode in China from the bio-politics perspective.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baby bust, the simple family-based pension mode cannot afford the heavy burden of provide for the aged. But the social pension mode also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blind development, single form and neglecting spiritual demands of the elderl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bio-politics can provide a new idea to realize two-way harmonious of the different pension mode. The paper emphasizes that based on the respect of individual freedom and creativity of the elderly, the community-based pension mode should be built. The key factor of the mode is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family, community

收稿日期: 2014-07-04; 修订日期: 2014-09-2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批准号: 71110107025、71233001)。

作者简介: 陆杰华 (1960-), 辽宁沈阳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 人口社会学; 缪巧霞 (1990-), 福建宁德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人口社会学。

hospital and nursing institution, and makes the triadic relation interactive well. The community-based pension mode is good for reduce the budget of social cost, benefit for fair use of different supporting resource, and conducive to supplying scientific and considerate cares for the elderly.

Key words: bio-politics; community-based pension mode; healthy aging

生命政治 (biopolitics) 作为自由主义框架下的治理方式, 由传统政治注重领土等要素转向注重人口及其相关要素, 为政治经济及人口的治理框架提出了新思路。一个国家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的治理水平和综合能力。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今天, 老年人口作为特殊的人口群, 是各国在人口治理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群体。当前,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减少, 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 沉重的养老负担日益成为影响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如何结合人口老龄化的新形势, 在促进经济社会与人口均衡发展的大目标下, 尊重老年人的主体自由和创造性, 从根本上改善老年人养老照护的治理及管理模式, 为老年人提供更科学、更贴心、更周到的养老服务, 是目前构建养老模式亟需关注的一大议题。

一、研究背景

关于养老模式, 许多专家学者都做过深入研究, 不同的学者对养老模式的概念及其分类有着不同的看法。从养老规模来看, 可分为集中养老模式和分散养老模式; 从资金来源和照护类型来看, 可分为家庭养老模式、社会养老模式、自我养老模式、居家养老模式以及“3+2”综合多元养老模式等多种养老模式 (陈赛权, 2000)。目前我国养老照护层次比较低, 仍然以家庭养老为主, 农村地区家庭养老尤为明显, 城市地区许多家庭也仍然是依靠家庭或亲属养老。这与我国社会

保障水平较低、养老机构发展不规范、老年人对家庭的情感需求以及中国“养儿防老”传统观念较强等因素息息相关。事实上, 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并非二元对立, 每种养老模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优点。例如, 家庭照护对老年人的情感方面支持较多, 但从照护层次来看, 从家庭养老到社会养老是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家庭养老主要停留在由亲属如配偶、子女、兄弟姐妹或者由朋友、邻居等非亲属群体提供服务的阶段; 而社会养老照护则由社会准正式服务组织、社区正式服务组织以及养老照护机构提供养老服务。因此, 社会养老相较于家庭养老而言, 具有更为全面、专业的医疗资源和养老设施。

近年来, 随着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的第一代入陆续进入养老期, 我国独子养老时代已经到来, “少子化”和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家庭养老提出了新的挑战, 以往单纯的家庭养老已经不能满足日益沉重的养老负担。此外, 人口流动造成大量的留守老人和空巢老人也对我国现行的养老模式提出了挑战, 养老模式的理念需要随之进行创新和发展。然而, 目前我国大多数养老机构倾向于从“他者”的角度提出养老策略, 往往存在盲目发展、形式单一、服务不周、费用高昂以及忽视老年人情感和精神需求等诸多问题, 这些都直接影响了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选择, 也容易造成他们对养老机构的不认同 (邓颖等, 2003)。因此, 如何将不同养老

模式的优势结合到一起，从老年人本体出发，综合多方面因素，重新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养老模式将是顺势所趋。

二、生命政治对中国养老模式研究的借鉴与启发

生命政治为重新探讨中国的养老模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生命政治概念诞生在自由主义框架之下，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倍受迈克尔·福柯的关注。所谓“生命政治”，主要是指“政治和权力将生命尤其是与集体性人口有关的生命，纳入到自己的考量之中”。谈到生命，首先必须涉及人口健康。在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18世纪以前，医疗关系呈现出来的是私人化和个体化的“自由主义”特点；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服从个体化和市场化的医学与关涉全民健康并受权力结构支持的医学政治之间不再是对立的，人口不再是纯粹的个体，而是与人口安全相关的整体机制，逐渐呈现出社会性的明显特征。全民健康与政治经济一样，被作为公共问题提出，并被作为一项社会政策来寻求治理和解决的办法。作为一种治理技艺，生命政治不仅涉及健康、医疗卫生，还涉及寿命、出生率、死亡率等诸多人口要素，统摄着“复杂的物质领域的整体，在那里，不仅自然资源、劳动产品、产品流通和贸易范围占据其间，而且城镇和道路的管理，生活的状况（居住、饮食等），居民的数量、寿命、工作能力和工作适应性，都成为活动的要素”（福柯，2010；福柯，2011）。

“人口不是用来统治的，而是用来治理的，并且必须遵循人口的自然性（自然变量、欲求、整体稳定性）”（莫伟民，2011）。因此，如何在尊重法律主体和个体创造性的自由主义前提下，以最小的经济、政治成本来

重新管理和看待人口特有的现象，使治理变得合理化，是福柯不断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福柯，2011）。生命政治从传统政治注重领土开始转向注重人口，在本体论和政治学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关系。微观上的个体与宏观上的人口不再是不可调和的。因此，生命政治视角下的人口治理，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个体的主体性，二是要看到生命作为一个整体与人口安全机制和权力结构之间有着复杂关系。这样的双向性使得权力开始渗入身体和日常生活之中，并为控制和矫正生命中每个过程提供了可能。当然，这里的“政治”主体不单单是国家权力机构的干预，它是一个多层次的组织架构，也包括宗教团体以及其他一切有利于“通过对身体的个人化规训以及对人口的大众化调节来理顺生命的秩序”的营利或非营利组织团体（墨里齐奥·拉扎拉脱，2008；张再林等，2013）。

生命政治的研究视角对养老模式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中国以家庭养老为主，在这里，老年人的生命以原子化和个体化的形态呈现。在生命政治的视角下，老年人口群作为一个特殊的整体所出现的养老、健康等多方面的问题都与政治经济乃至国家的治理有着很大的相关性，甚至可以上升到人口安全的层面。如上所述，微观个体与全民人口治理之间并非不可调和，生命政治视角下的人口治理，必须遵循尊重个体的主体性及生命作为一个整体与权力结构之间存在关系两个原则；因此，将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观点对立起来也是错误的。当生命历程从青壮年时期逐渐步入老年期后，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都要经受自身和外界的影响。生理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生命技

术对劳动力的开发将生命植入有待确定的形态, 医疗条件的改善使得人口寿命不断增加, 但这段得以增加的寿命的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 否则, 寿命的增长就失去了其原所期待的意义。现实情况是, 目前我国老年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 但老年人所增加的余年多处于不健康的状态中, 很多老年人面临失能的痛苦, 经受着各种病痛的折磨, 而丧偶更使他们的晚年生活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老年人在生理、心理上经受的种种变化使得他们不仅需要物质上的帮助, 而且需要精神上的关心和支持, 需要日常的护理照顾和专业的医疗服务。据民政部最新统计, 我国 80 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大约有 1/4 会失能或失智; 而我国目前失能老年人已达 940 万, 其中城市 194 万、农村 746 万, 此外还有 1894 万部分失能老年人(刘文惠, 2010)。不同状态下的老年人作为一个整体, 需要得到政策上的关注以及适当的权力渗入, 这就意味着新型养老模式必须在尊重生命主体性的基础上, 针对不同老年人的自理状况, 结合老年人的生活特点和现实需要, 介入不同层次养老机构, 共同促进老年人生理和心理健康, 为老年人创造更有尊严、更符合养老需求的晚年生活。

生命政治视角下的养老模式为不同养老模式的双向调和提供了新思路, 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强调老年人的自主权力。生命政治将权力转向身体, 从微观层面去探讨权力机制的运用。老年人的价值观、生活特点和真实需求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自主权力, 只有按照老年人的真实意愿和需求去逐步完善养老模式, 增强老年人的自主性, 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提升老年人生命的质量, 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另外, 老年人对自身的健康

状况和医疗照护享有知情权, 对照护和医疗方式也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二是从生命维持到生命尊重, 强调生命的科学道德。在社会化的进程中, 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 老年人的生命在不断延展, 健康的社会性要求有关部门加强与老年人健康密切相关的社会和医疗照护方面的政策研究, 加强对老年人社交状况的研究, 对老年人不仅给予物质上的帮助, 而且给予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持, 增进老龄社会整体的健康水平。此外, 生命政治对老年人的尊重还体现在对于“死亡”的敬重上, 通过对生命的临终关怀, 创造温馨的临终环境, 缓解行将走向生命终点的老年人对死亡的恐惧, 减少其对生命的缺憾, 这也体现了个人乃至社会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三是突出强调老龄化的积极方面。当权力从“允许活”和“制造死亡”的传统政治转向“制造活物”和“允许死”的生命政治时, 人类社会也就由人不能做什么的控制转向人能做什么的自由, 生命政治对生命肯定意义的关注也就使得消极老龄社会转向了积极老龄社会。同时, 通过研究老年文化, 重塑老年人的形象, 可努力促进老年人自我激励机制的形成。在这种机制下, 老年人不再是无声的、弱勢的群体, 他们依然可以发挥自身的能量, 创造新的价值。总之, 生命政治这一新的视角将政治学和生命学结合起来, 它需要不仅仅关心老年人生命的延续和运作, 更是在对老年人自身权力和自主性加以尊重的基础上, 关心老年人晚年生活的质量。

三、生命政治视角的运用: 社区型养老模式的构建

生命政治视角关注老年人的权力和尊严, 这样的内涵对于重新构建中国养老模式有着新的启发。基于这样的理念, 社区型养

老模式的出发点是，将现有养老模式的特点——居家养老的以家庭为核心和机构养老的以专业护理机构为核心——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心理特征和生理状况，充分尊重他们的个体意志，由此调动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使之能更好地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

（一）社区型养老模式的内涵

1. 养老社区：温馨的居家环境

目前居家养老仍然是我国的主流养老模式，老年人首选居家养老，除了考虑到机构养老昂贵的费用支出外，更是因为家庭能给予老年人安定和舒适感。可以说，家庭的温馨环境对于营造老年人晚年的舒适生活，提高他们的主体地位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基于此，社区型养老模式将老年人的居所集中打造成养老社区，并将医院和护理机构纳入其中。老年人住着自己的房子，周边是他们熟悉的邻里和小区环境，饮食起居作息等习惯也一如其旧，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老年人的安全感，体现出他们的自主性和主人翁地位得到了尊重，另一方面也使介护机构和介护者可以更好地照顾老年人的生活。

2. 三大主体相互协调和配合

（1）社区医院

社区医院是社区养老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专门针对社区里的老年人设立的，其主要职责是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包括日常体检、疾病预防与治疗等。在诊疗过程中，社区医院需明确老年人的主体地位，保护他们的自主权利，包括对病情的知情权、对治疗方案的决定权等，同时对老年人咨询的医疗问题进行解答，提供术前咨询和日常生活中的治疗指导等，这些都有助于发挥老年人的主观能动性，促使他们能很

好地配合医生的治疗。

（2）护理机构

除了疾病治疗，日常生活的照料与陪伴对老年人来说也非常重要，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护理机构来完成。护理机构负有组织、培训护工的责任，它也负责派遣专业的医护人员对不同自理程度（自理、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如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对于那些需要康复帮助的老年人，护工还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帮助他们进行康复训练。相比较医院的治疗工作，护理工作周期长、工作要求更加细致，护工与老年人之间的联系也更为深入与紧密。可以说，护工对于塑造老年人的主体地位、维护他们的尊严起着关键的作用。这就要求护工在日常护理过程中不仅提供专业的护理帮助，更多地还要在工作中体现出一种人文关怀，并以此同老人交融、沟通，为老人生活带来温暖和快乐。

（3）家庭（子女）

子女是家庭中的顶梁柱，是老年人生活中的精神药剂，更肩负着协调好医院与护理机构的职责。子女对老年人的日常看望与照顾为老年人提供了温暖的亲情，可以极大地改善老年人的心情和精神状态，提高他们的尊严，增强他们的幸福感。

社区医院、护理机构、家庭和子女三大主体之间的良好互动和配合是社区型养老模式运转的关键：医院为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护理机构为老年人提供贴心的生活帮助，子女是三大主体联结的核心和桥梁。

3. 临终关怀

临终关怀是一种特殊的缓和疗护（palliative treatment and care）服务项目，服务对象是目前医学条件下尚无救治希望的临

终患者（孟宪武，2003）。临终关怀是社区型养老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专业的医护人员来实现，其核心价值观就是尊重临终老人的价值，包括其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这与生命政治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临终关怀包括身关怀、心关怀和灵性关怀，分别针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心理状态和灵魂归所，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为他们提供舒缓、安心的医疗护理。临终关怀不提倡猛烈的、充满痛苦却又无意义的治疗，而是采取温和的护理工作，减轻疾病症状、延缓疾病发展。与此同时，对临终者进行心理疏导，通过理念的建立帮助他们正视死亡，减轻他们的恐惧与焦虑，确立生命价值观。

可以说，临终关怀对于老年人生命中最后一段时期是非常关键的，生命价值观的确立对于老年人的心态有着积极的影响，可以增强他们的幸福感，让他们宽心和安心，从而使得其整个生命历程更加圆满。

（二）社区型养老模式的特点和优势

1. 先进的医护理念，明确老年人的主体地位

社区型养老模式以“尊重老年人的价值尊严”为核心理念，明确“老年人是主人，而非病人”的观念，医护人员不仅需要具有精湛的技能，更需要对老年人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习惯有着充分的理解，在对他们进行治疗和照护的过程中，保障他们的权利，维护他们的尊严，尊重他们的选择，为他们提供人性化的服务。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不仅仅是为了延长老年人的寿命，更是为这段生命的质量提供保障，并注重对老年人的临终关怀。

2. 专业化的医疗护理队伍，为老年人提供贴心服务

社区医院中的医护人员除了需要经过专

业化的知识训练和技能培训外，还需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而养老机构中的护工在日常事务和照料老人之外，也需要掌握基本的营养健康和医护知识，这样才能为老年人的疾病治疗和日常照护提供专业和贴心的服务，并方便按照老年人的不同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

3. 三大主体紧密联合，切实提高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

社区医院、护理机构和子女这三大主体构成了整个社区型养老模式的三大支柱，医生、护工对于老年人的照护改变了以往子女与老年人之间的单线照顾模式，从而能更加保障老年人晚年的养老生活，提高其养老质量。

4. 充分发挥社区功能，打造自然、舒适的社区型养老模式

社区作为整个养老模式的载体，充分发挥其功能对于提高养老模式的质量和效用具有实际意义。社区型养老模式将社区医院与护理机构纳入社区的日常体系中统一加以管理，便于发挥出社区管理的高效性和便捷性，也简化了老年人获得医疗和护理资源的步骤，老年人在这种养老模式下可得到更加优质、高效、放心的服务。社区型养老模式也便于进一步发挥社区的文化教育功能，便于在社区内部开展各种针对老年人的活动，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利用好社区的整合功能，调动各项资源优势，发挥各方主体的能动性，为老年人打造一个自然、舒适的养老环境，等等。

四、讨论与思考

提出社区型养老模式的理念是：从生命政治视角出发，明确老年人主体地位，维护他们的尊严，提高他们的晚年生活质量。无疑，确立社区型养老模式对促进社会整体养老质量的提高有很大的实际意义。虽然目前

社区型养老模式在我国并没有大的发展，但其中存在的现实可行性非常值得探讨。

对社区型养老模式发展有利的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晚年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对精神和价值观上的追求越来越迫切，而社区型养老模式秉持的价值理念非常符合人们的需求，这就为这一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第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用地面积不断扩大，社区性的住宅群越来越多，社区成了城市居民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就为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养老模式提供了载体和场所。第三，居家养老模式目前已在全国许多社区进行了试点，大多取得了比较好的初步效果，这就为社区型养老模式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四，社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互动环境，社区里的人们处在类似熟人社会的环境中，这样的环境可以对社区医院和护理机构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促使其提高服务质量。第五，社区是一个功能整合平台，

可以调动社区居委会的力量，整合社区内部的资源，调节供需双方的配给。例如，护理机构可以通过面向社区招聘工作人员的形式在社区内部寻找有意向的护工进行培训，这样既为供给方增加了收入，又为需求方提供了帮助。第六，目前大部分社区都配备了自己的医院，这就解决了社区医院建设这一主要问题，对进一步落实社区型养老模式有着很大意义。

当然，社区型养老模式在中国的发展还存在着重重阻碍。第一，专业人才缺乏。社区型养老模式不仅要求医护人员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更要求他们具备先进的医护理念和价值观，但是目前这方面的人才却相当短缺。第二，资金投入大。社区医院建设、设施配备和药品购买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对于地方财政支出来说是不小的压力。第三，社区医院功能有限。相比较于综合医院，社区医院的规模小、针对性强、覆盖面窄，对于社区内其他有特殊需要的住户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参考文献：

- [法]米歇尔·福柯. 汪民安(主编). 福柯读本[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法]米歇尔·福柯. 生命政治的诞生——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 1978-1979[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1-6.
- 陈赛权. 中国养老模式研究综述[J]. 人口学刊, 2000(3).
- 邓颖等. 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公共卫生, 2003(6).
- 刘文惠. 如何照顾失能老人[N]. 工人日报, 2010-5-19(7).
- 孟宪武. 中国临终关怀工作的开展及其前景展望[J]. 肿瘤防治杂志, 2003(1).
- 墨里齐奥·拉扎拉脱. 从生命权力到生命政治[A]. 许纪霖(主编). 世俗时代与超越精神[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 莫伟民. 管治: 从身体到人口——福柯管治思想探究[J]. 学术月刊, 2011(7).
- 莫伟民. 另一种政治哲学: 福柯的“政治生命”[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11-17.
- 张再林, 王磊. 身体、人口与性——关于福柯“生命权力”理论的三维解读[J]. 人文杂志, 2013(2).